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八 孟八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常然非晝夜代謝

之可明昧唯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

孟

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

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近代寥寥不曰無禪

直是無師其果無也予於壽昌禪師見其人

矣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

父某母某氏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挽

因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

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

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

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

十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

欣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士奇之由是

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亦聽之蘊空忠禪師

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詢其本名曰慧經執

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

句偈一日見傳大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

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

之句以是知為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

有四一日閱大藏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

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閱月

若無聞見時以為患痴久之有省於是切有

於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我峯見其林

壑幽邃誅茅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

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

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日

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

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
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
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知爲法器師生而
孱弱若不勝衣及住山極力砥礪躬自耕作
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

美

二

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門夜獨山
行年二十有七向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
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影不出山者
二十有四年如一日也邑之寶方乃宋師寶
禪師故刹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
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
句時師年五十有一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
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形枯骨
立不厭其勞不數年百堵維新開田若干佛
殿三門堂廚畢具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

漸集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摠未
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
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栖復之中
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
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入五臺參瑞峯
和尚峯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
甲於古德公案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
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
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師曰玄沙謂
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峯
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
爲汝看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
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峯云知是般事便休
師作禮遂相印契峯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
別錄末後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

美

三

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
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
互妙叶五位是知洞上宗風由此必振自是
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以
博山來公爲第一座師資雅合簧鼓此道激
揚宗旨四方衲子望風而至者益衆戊申邑
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父頽衆請師居
之舊傳有識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爲竺
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攀外援不發化主隨緣
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道場莊嚴煥然鉅
麗叢林所宜織悉畢具不十年間千指圍繞
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耶惟師之生也
賦性直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
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加日不怒而威衲子
一見失其故有隨機善誘各得其宜每遇病

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茶毘凡叢林
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
心力而爲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所睹聞者
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
率開田三剎歲入可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
未離鑽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
安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酬偈
誦法語川流雲湧誠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
圓照無思而應者耶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
無礙解脫其不疲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
及其龕若師者可謂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
發強精進之若此耶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
美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
丁巳臘月七日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
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

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看分付大眾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眾環侍欣若平昔衆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如命根老僧不惜命根爲安常住十四日寫書遠近道俗且勉進道十五日吉水蕭孝廉來叅師開示但看箇萬法歸一勉其力究十六日分付茶毘自作舉火偈命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費常住薪水也誠衆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

五八

五

辨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莖於某建寧堵波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元來今開法博山其餘守三山常住有三會語錄子嚮聞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即知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博山見之以予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具述師行狀請爲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辨自在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頽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大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耶觀其昭然生死實踐可

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爲之銘銘曰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聖凡幻葉影落其中卽有求者竟
不可得擬議思量掉捧打月瞿曇熱亂達磨
忙來到頭落得一隻皮鞋建塗毒鼓全彰正
令如有擊者喪身失命不用命者時來一擊
三日耳聾睛空霹靂身心俱碎魔佛潛蹤摩
尼光耀八面虛通惟我壽昌誤中其毒遍身
毛孔三昧出沒化生死窟作光明聚日用頭
頭無處不是提起纓頭似金剛劍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四十餘年墜土掘地瓦礫荆棘純
七寶砌身心世界碎爲微塵塵塵佛刹坐卧
經行佛法禪道拈向一邊有來問者直指目
前如大圓鏡五色齊至不出入死生遊戲
自墮其中未常住世卽今便行亦未曾去不
信但看草芥纖塵何有一物不是全身青山

夾

六

塔影松風長舌說法音聲常無間歇

九華山無垢蓮公塔銘

公諱性蓮字無垢太平僊源王氏子生而不
羣幼喜爲佛事早有出世志初其地佛法未
流時諸外道羣聚宣揚其說公每往觀聽一
日謂衆曰此夢語也其如生死何因決志出
俗年二十有二遂棄妻子破家散產而去之
金陵攝山栖霞寺從素庵節法師雜染受具
依栖講席習諸經論義置卷嘆曰吾爲生死
大事故出家此豈能了大事乎遂棄去復得
故鄉之牛頭山誅茆以休刀耕火種專以已
躬下事爲念久之未有所入遂棄去至清河
謁法堂和尚授以念佛三昧乃深信入尋叅
遍融老於都下融一見而器之遂留入室又
之妙峰和尚開法於蘆芽公特往見大有所

陶冶復歸故鄉之大山四方緇白聞風而至
嘆曰吾出家兒豈爲滴水波流把茆遮障此
生平乎復棄去誓歷盡名山遍參善知識多
方行脚備嘗辛苦如是者七年偶冬日涉河
水裂作聲墮水寒徹忽然有省乃曰眉元來

夫

七

橫鼻元來直渴飲飢食更有何事於是生平
之疑泮然冰釋即歸卓錫於池陽之杉山十
方衲子日益至公遂開梵剎以接待爲事至
者無他技但精潔粥飯茶湯而已了無禪道
佛法觀者諦信不疑九華聖道場地迎公爲
叢林主公治已精苦忘身爲衆凡化惡性必
委曲方便跪拜周旋甚至詈罵必俟大信而
後已時人稱爲常不輕如是幾廿年遠近緇
白傾心如佛祖故凡所須未常發一街坊化
主應時如響凡足跡所至或一食一宿之所

皆爲道場若池陽之杉山九華之金剛峯觀
音山之金堂大山之草庵連嶺之靜室金陵
之花山餘若秦頭峯婆娑壠峯峰洞白沙山
吉祥諸天隨地各建蘭若數十所以修隱靜
者居之咸有其徒主其業豈非忘身爲物無
心而成化者耶丙申仲春二月應衆請於三
祖之皖山不數月百廢俱舉遠近風動公復
歸九華越明年皖山四衆固請公去公首肯
曰去即去矣尚須三日明日偶過九龍訪一
庵主四顧欣然乃謂衆曰吾至此山大事畢
矣衆不解其意二日示微疾竟終於此全身
塔於蘭若之右萬曆丁酉九月三日也公生
於甲辰之四月八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
十有五公弟子甚衆各領其叢林事其優婆
塞就乞佛法者獨邵季公兄弟查汝定蕭伯

穀相與莫逆爲方外死生交公遷化月餘汝
定即走嶺南訪余於行間持公行實乞爲銘
以余三復感公之操存可謂精於忘已者也
故爲銘曰

忘身爲物如蟲禦木視物爲已水不洗水物

我兩忘不犯鋒芒石人畫舞金烏夜光惟公

之身飄若行雲惟公之心止若谷神不來不

去誰死誰生九華叅天觀者耳聾皖山憂漢

聽者眼盲亭亭一塔卓彼虛空覓公行處問

取九峯

棲霞影齋珠公塔銘

攝山自梁武開山至唐而盛往諸名德說法

其中荒廢久矣嘉靖中五臺陸公遊目慨然

屬僧統請先雲谷大師習靜其中嵩山善公

重興其寺延素庵法師大開法席海內學者

一時雲集座下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則影齋

珠公也公安陸李氏子生而穎異父敬事三

寶公幼從父入寺聞僧誦華嚴經有感遂請

出家禮邑之月公爲弟子執事數載有遠遊

志乃棄去之金陵棲霞從素庵弟子錫法師

受具戒聽講諸經論窮性相宗旨精心教觀

十有五年一日向師請問教外別傳之旨師

曰此向上事自有師承幻休老人正主法少

林汝可往叅公遂之少室見休即問如何是

向上事休曰五乳峰頭月單傳殿內燈公不

契乃請挂搭同衆久叅入室一日舉石霜公

索有省呈偈曰出門便是草寒林花發春歸

早堪笑無足人解行却把須彌橫踏倒休曰

聲前一句妙叶潛通劫外真風幽微綿密從

上佛祖授手之事非思量意識可到又非玄

路可通子無以世諦流布也公作禮凡執事四年復歸棲霞自爾心不涉緣跡不入俗日夜精修一心無懈一日無疾索浴更衣儼然而逝萬曆某年某日也公世壽幾十幾歲法臘幾十夏得度弟子若干人全身塔於山之某處子少事雲谷大師每過棲霞愛公道骨峻嶒知爲法器竟不負生平得向上巴鼻是豈可以尋常學解束縛死生者同日語哉乃爲之銘曰

山川精英人文斯著道脉潛流雲來壑赴茲攝之靈久蘊其妙爰有哲人鑿開一竅法化斯彰玄風日扇適生珠公高標霞燦教海義龍宗門神駒顧盼千里電捲星馳握向上符執言前幟匿耀韜光深入無際抱道凝神蒼巖翠壁坐脫其中孤光赫奕塔影撐空真風

披佛法身堂堂雲霞出沒

耶溪若法師塔銘

公諱志若字耶溪山陰姚氏子母晏氏初禱白衣觀音夢跣足頭陀謂曰吾與汝作獅子兒覺而有娠生而機穎幼喜趺坐念佛父早喪母孀居甫七歲母病日夜悲泣母臨危囑曰汝宿僧也無負本願言訖而逝師以母遺命尋禮會稽華嚴寺賢和尚出家年十七始薙染居常切念生死大事即之牛頭山立志參究未幾從荆山法師聽法華經於天台即隱山中憤力向上事單棲六載偶觸境有省年二十六聞雪浪恩公開法於南都乃瓢笠而往先從棲霞素庵法師受具遂依雪浪座下執業十有二載研窮諸經論深造玄奧萬曆己丑攜李叔慧華菴沈司馬岳水部延公

居之庚寅公年三十六陸太宰五臺管僉憲
東溟劉柱史子威請講楞嚴於吳門壬辰講
法華於杭之靈隱明年講楞伽於淨慈壬寅
棲息武林之飛來峰北有永福寺故址廢入
民間潘太常贖建佛閣禪堂以成菴居三吳
兩浙皆宗公教化隨在剎開演諸經論者
三十餘處會五十餘期稱一代師匠云子與
雪浪爲同門兄弟恩兄開法南都公爲上首
弟子子聞其夙解有年矣丁巳子以雙徑因
緣過吳門晤公於如意觀其蒼然道骨喜法
門尚有典刑也及公歸子往弔雲棲抵武林
月之九日公先示微疾子書曰本意追大
師歸今子將長往不能待矣囑弟子曰我留
最後供必爲獻之明日索浴自起更衣端坐
而逝嗚呼公乘夙慧童真出家即志向上事

五八

士

及有發明力窮教典爲人天師豈非願力然
哉生平清節自守應世矚然三衣之外無長
物臨終脫然無罣礙蓋般若根深人未易察
識也嗟子老朽三十餘年慕公止一面且未
後不忘非宿緣哉乃叙公行履之槩而爲之
銘曰

死生膠固靡不牽纏公何視之如此脫然以
般若種生生熏習是故去來全不着力戒月
悲華慈雲法雨自利利他潔無塵滓洞契佛
心播廣長舌法音經耳功報彌劫嗟哉末法
公爲法幢願久住世魔外自降生死去來法
身寂滅公實灑然是真解脫塔倚孤峰松聲
不絕日夜圓音熾然常說

雲中普興禪院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鏡
玄公塔銘

日月麗天生盲獲益春回大地幽谷陽生故
吾佛世尊法身彌綸凡在有情無不具足雖
邊地篋戾苟因緣會遇無不使令入佛知見
轉腥羶而爲淨土者是在開化之功何如耳
子於玄公深有感焉公諱義玄別號古鏡靈
中賈氏子父林母李氏生有異徵髫年厭俗
禮郡定盛和尚出家志向工事長辭師操方
初至京師於萬壽戒壇受具足戒徧禮海內
名山叅訪知識決策已躬下事有所發明念
福慧未圓功行不具中年還鄉廣作佛事結
飯僧緣不以數計造滲金像莊嚴佛土繪水
陸以拔幽冥修橋梁以濟厲揭建率堵以標
人天跪誦往生咒三十六萬遍以資淨業凡
在利益靡不精心竭力以導利多人由是四
衆歸依王臣敬仰雲中邊地遍虜民情慄悍

夫

士

以公之教化轉殺機爲善種詎非現比丘身
說法者耶公體豐厚而性柔和見者欣說景
從內典外書無不該涉學富而行高故感代
藩國主三世崇重吉陽端惠諸王咸爲外護
建普興禪院遂爲開山第一代住持公生於
嘉靖丁亥入滅於萬曆乙巳世壽八十僧臘
四十有奇塔於雲中郊外子於丙辰長至月
弔紫栢老人於雙徑大都龍華故人月清潭
公走書持狀乞銘乃爲之銘曰
法身普遍無處不周如月現水清濁同流是
故衆生有情皆具善惡雖殊其性不二轉化
之機係於善導以水投水不妙自妙是故至
人隨處示現若是無緣對面不見倘以妙用
入衆生心如月在水愈清愈深能以善化轉
彼殺機以無我故知之者希日照中天春回

大地時若至時無處不是公以緣現而以緣
滅生滅去來了不可說表剝凌空法身常住
是知我公真機獨露

勅賜龍岡寺大方遷禪師塔銘

禪宗傳燈所載皆本五家法脉修短不一其

五

主

系自有元雪庭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
十四傳至大章書禪師中興其道今遷公爲
的嗣也師諱如遷字大方別號松谷陝西鳳
翔岐山人族李氏父諱鐸母張氏師生於落
星里幼喜佛事每至佛寺則如舊居愛戀忘
歸蚤入社學肄儒業心不喜每向父母曰兒
聞佛教乃出世因志願出家年十七父母不
能回其志乃捨禮本郡無踪本公爲師剃染
居三載發志操方遠訪知識決擇已躬下事
首叅悅菴喜和尚授具指示向上一路尋入

青峰山弔影單樓有所開悟聞大章宗師開
堂少林徃求印證嘉靖辛酉謁章於立雪庭
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
可有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
守之囑由是知洞上宗風五位正偏之旨至
是猶未泯也師得法已腰包一鉢遍遊海內
名山回至京師歷諸講肆深窮性相宗旨後
主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闡師至致禮
叅請深相印契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
時四方學者聞風遠至萬曆丁亥應大都慈
雲菴請舉揚宗旨戊子千佛寺請講諸經日
遶萬指庚寅奉聖母慈聖皇太后懿旨於慈
壽寺開淨土法門在會者千二百衆欽造鍍
金大佛像賜大藏經護勅御書大法寶藏四
字甲午春請回龍岡創寺安供戊戌秋八月

十有一日先示微恙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
戊戌世壽六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全身葬
於寺之西原師歿後二十二年萬曆己未弟
子海雲走匡廬謁予求塔上之銘予昔晤師
於天都慈壽見其孤標凜凜如立雪長松衲

五

十四

子參請不假辭色拈提宗教必指向上為極

則應機接物純一至誠動止未嘗少怠有先

德典刑與予對談旬日夜無不抵掌擊節居

恒謂學人慙師當代宗門正眼也予被放嶺

外師歸故山時對弟子言有萬里之思故其

銘待予有以也予感師為法門知己乃為之

銘曰

一花五葉二派五宗門庭施設各擅家風洞
上真源機貴回互玉線金針正偏不住雪老
重拈書師繼業至我遷公親承骨血海底鐵

牛當機印定遇緣即宗全提正令隨方指示
明鏡當臺妍媸不隱八字打開二十餘年和
泥入水把手為人渾忘自己名遠九重道光
末運法藏自天龍神欽敬忘功罷業休老林
泉身心寂滅慧光渾圓幻緣已盡撒手便行
本來不滅又何有生塔鎖龍岡法身常住問
末後句天曉不露

廬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銘

公諱仁敬字恭乾別號幻識襄陽吳氏子生
而不羣髫年有出世志於伏牛山福田寺禮

五

十五

高菴法師祝髮受具聽講經論叅窮性相宗
旨日夜無怠者三載於教觀深有信受師曰
學者志宜遠大無以管窺蠡測為自足也遂
如京都東園暹理諸大法師皆一時師匠公
依講肆盡得其與義大章宗師開達磨單傳

之旨於少林公盡棄教義復往叅究依棲十
餘年歎曰此口耳也道在心證奚事空言哉
遂棄去之伏牛煉魔場大爐鞴中放捨身心
打長七者三年有所悟入隨遍叅知識以求
印證道過金陵守心禪師隱居弘濟操履密
行爲一時推重一見大奇之乃爲公曰道在
心悟守在靜密登山涉水徒費草鞋錢耳乃
留公閉關相與切磋日造深奧盡掃其玄解
如是者三年及破關即判然入廬山將結隱
以終身焉時萬曆七年己卯歲也公初入山
卜地至金竹坪見其寬衍歎曰此五百人安
居處也因與山靈誓願以身命布施於此以
結十方衲子緣遂誅茆縛廬弔影居之負春
執役弟子智聯爲之助公得以絕跡者三年
明年庚辰達觀可禪師來遊見而異之曰公

能安心寂莫如此其所操進當不可量遂爲
莫逆盤桓月餘而去歲癸未應黃梅五祖寺
之請演法華經又三年乙酉應興國吳公國
倫請演楞嚴經彼方素稱剽悍人多感化焉
吳公首唱爲建殿堂經營五年歲己丑三殿
禪堂厨庫告成公之南昌募造千葉寶蓮昆
盧大像太史定宇鄧公爲唱導功未及半公
示微恙遷化萬曆十九年辛卯歲六月初七
日也世壽五十有一僧臘三十有奇聯自山
中奔赴哀號不欲生鄧公勉以繼志述事卒
乃師願乃完大像負師靈骨還山塋於寺後
時萬曆丙申某月某日也公得度弟子九人
獨聯侍公最久公之願輪有所托焉入滅二
十八年歲丁巳諸孫各捐衣鉢建窣堵波請
子爲銘銘曰

大道如空無處不通但離質礙靡不包容淵
深若海潛流大地有鑿之者必至實際故載
道者在乎形器心量若空其道自備我觀我
公忘已爲物布心如地其願乃足相彼空山
誅茅一把擬覆十方任其來者有願未終賣
志而訣有子克家卒振其業梵剎聿興集者
雲赴飢食勞息莫知其故公心常住法身不
滅直窮未來石爛海竭塔影高標松聲泉響
如是法輪在知音賞

廬山雲中寺敬堂忠公塔銘

佛以無數方便調伏衆生菩薩以種種因緣
而求佛道是知爲佛弟子續佛慧命者非特
踞華座拈槌豎拂爲向上事即抗志煙霞潛
行密用未嘗不以泉響風聲爲廣長舌相也
若雲中忠公者豈非白毫光中晏坐山林而

矣

矣

求佛道者耶師諱法忠別號敬堂新安歙縣
曹氏子母程氏公生而穎異韶年好端坐不
與羣兒嬉弱冠厭儒業不喜治生產蚤有出
世志年十九遊錢塘靈隱寺遇雲水僧大機
和尚即求出家爲剃染執侍三年二十一登
壇受具即依講肆久之多所叅承然未自信
遂行脚至少林大千潤禪師開堂說法師依
之扣單傳之旨未幾走長安謁徧融月心二
大老指示心要尋歸五臺子同妙峯禪師居
北臺之龍門師訪於水雲中一見而心相印
契乃留居期年萬曆壬午妙師與子別之蘆
芽拉師同往尋開叢林諸所創立師有力焉
居三載棄去入伏牛火場調煉三業南還登
匡廬愛其幽勝遂誅茅於講經臺居三年後
遷五老峰弔影四年一日登覽仰天坪乃匡

山絕頂喜其高勝遂居之單丁數載漸緝屋
宇久之衲子亦漸集師手植松十餘萬本冀
成叢林師居恒坦夷無緣飾御衆不立規矩
凡細務必以身先至老不倦隨緣自守一衲
之外無長物粒米莖菜必與共之視衆如一
平等行慈無論智愚賢不肖浸久默化而不
自知故來者如歸家侍父母凡出語句慨切
痛至聽者無不心領神會是以雖不上堂入
室而一衆森嚴儼然一大爐鞴蓋以身教也
予於丁巳歲投老五乳訪師於雲中欣然道
故師一日過予連牀夜話屬予撰十方常住
記越三年庚申秋示微疾臨終端坐謂其徒
曰吾見紅日當空金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
寂然而逝時七月廿一日也師生於嘉靖辛
丑世壽八十法臘六十晚年得度弟子三人

五六

大

能幻能握皆歛人能撐虔州人握奉師茶毘
收靈骨塔墓於桃花峰下持狀請銘予憮然
而嘆曰當師訪予五臺時見師飄然如凌風
孤鶴心甚愛其高舉比即堅留且云能同埋
此中乎師曰有緣必遂自後別去將謂無復
再晤之期豈意垂老同歸且爲述師之生平
耶銘曰大道如空萬法體同能善用者遇緣
卽宗逆順隨宜了無虧欠是在智者種種方
便松聲泉響出廣長舌况復當機豈非善說
是故至人以身爲教各行全彰事事皆妙墜
土掘地搬柴運水大用現前何拘彼此有緣
而遇無心而作法法頭頭都成解脫弔影重
巖如臨廣衆二十餘年巍巍不動通身毛孔
遍布十方有入之者脫體清涼剎建雲中僧
來世外粥飯如從香積世界是在吾師無作

妙力用而不藏從空一擲大願未終幻緣消
歇掉臂而行了無言說一塔撐空靈跡是寄
法身常住盡未來際

宣城華陽山道者法振鐸公塔銘

公諱大鐸字法振宛陵某氏子生而超羣神

夫

九

清韻朗幼從鄉校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
矣乃曰道何物耶聞而可死遂大疑之每每
以此問諸先達皆不愜意一日逢行脚僧問
曰如何是道僧曰此吾佛氏無上妙道非世
之仁義禮智而已也公由是篤信佛道遂禮
其僧薙髮時年甫二十其僧囑曰吾非爾師
當往叅雲棲公徑造焉得沙彌戒依衆未幾
即從雪浪法席叅諸教義居恒求悟自心不
得其指復歸雲棲進具戒請益修心之要示
以念佛法門以一心不亂爲的旨付禪關策

進一書爲叅究之訣公佩服還本郡石瀧巖
閉關三年單提一念久之有省復往雲棲求
印可遂依衆淘汰數年辭歸本郡之華陽山
誅茅以居華陽祖於黃山白嶽縱廣一由旬
周環四邑蒼當萬山之中最爲幽僻公居之
唯種芋栽茶拾橡栗採松花以克食竟絕意
人間唯一沙彌智浩執侍焉浩讀楞嚴至微
心處問曰七處微心皆不可得畢竟心在甚
麼處公撫几一下良久問曰會麼浩曰不會
乃示二祖公案久之令浩參諸方去公單居
焉緇白請公說金剛般若要義公拈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問衆
曰會麼衆曰不會公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乃曰大衆各
自珍重吾將行矣即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

逝時萬曆戊午七月十八日也公生於萬曆
甲戌八月二十四日世壽四十有五僧臘二
十有八塋於菴之某處智浩叅方歸省公已
入寂三年矣浩乃匍匐匡山乞予爲塔上銘
子覽狀知公始以聞道可死一言發心頓棄

五六

子

人間世雖親教義不尚名言絕意於空山寂
寞之濱單提一念以死生爲大事至其操行
孤絕超然似古隱山之流此末法之難能者
嗟乎若公之風可使吾徒之貪者廉狂者息
躁者靜也又何事踞華座爲說法哉予有感
於斯乃爲之銘曰

般若靈根如種在地遇緣而發若時雨既聞
道一言夙習固然偶一觸之應念現前死既
可矣復生何戀頓捨世緣入山修煉不事語
言單提向上一念孤明吾我俱喪橡栗松花

以療形枯浮雲幻化視之若無寂寞空山孤
風絕俗莫問其實看主中主死生不變太虛
閃電寂滅空中超情離見撩起便去似不曾
來空花翳目野馬塵埃塔影團團霞蒸霧瑣
問末後句青山朵朵

比丘性慈塔幢銘

比丘性慈毘陵潘氏子性愛離俗童時聞月
珠法師講楞嚴遂發心出家禮守光法師於
華山求剃度授以淨土法門專心一志雅修
梵行喜看老病心無厭倦習音聲佛事後遇

五六

主

滇南僧性玉結伴遊南海誅茅同居十餘載
玉患病頻年慈看侍殷勤如事父母畧無怠
容玉竟無恙萬曆己未同禮匡山授具戒回
普陀而玉病復作慈益加調護庚申歲慈感
法乳復來省匡山舟次荻港偶微恙遂坐脫

於舟中嚼同行三人茶毘於紫沙洲萬曆庚申五月一日也王聞之乃奔負靈骨歸葬普陀復走匡山具述其因緣乞志之子聞而感之曰詩云兄弟鬩於牆世有骨肉而仇讐者多矣况二姓乎若慈與王也暮爾相逢以道相親一心莫逆看病十年如一日慈能盡心力於生前王乃感恩義於身後誠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耶予故次序其事又以啓法門之義當以看病爲第一行也慈生於癸巳年正月十七日世壽二十八歲王爲滇南昆明徐氏子世業儒故併記之乃爲銘曰
宿具道緣無心而遇形異心同難兄難弟視身若已死生不二出情之情故乃如是骨埋白花心凝實際試問大士果何來去

新安黃山擲鉢菴寓安寄公塔銘

公諱廣寄字寓安衢州開化余氏子生而聰慧有出塵志年十五白父母聽出家投郡張公山無爲法公爲沙彌好學多能博雅游藝恒往來於休婺之間一時士大夫無不器重樂與爲忘年交年二十四嘆曰人生過隙駒耳泛泛若此何以出家爲遂決志遊方叅訪知識屢行爲親知羈留不果乃宵遁單瓢隻杖徑造雲棲大師見而器之爲授具戒開示念佛法門曰念佛無他伎倆專在一心不亂公服膺遂以克維那居常刻意精修單持一念謹束三業嚴整威儀調和內外悅可衆心矣大師一日臨衆曰朝廷設官以稱職爲最豈惟國家叢沐亦然梵語維那此云悅衆若寄維那可謂稱職矣由是一衆咸推重之一坐八年以省師歸故山閉關三年萬曆庚戌入

黃山之丞相原誅茅藏修精進自策一念不
移若忘人世夕之一方緇白歸信者衆圖南
汪公爲結菴以居之一坐十二年偶嬰真疾
竟不言動止如常人莫知之久之疾篤鄉人
請醫診視公曰死生如客耳當行即行又何
爲乎竟勿藥唯安然端坐如不有身一日召
弟子曰吾行矣末後一事汝等識之言訖踟
蹰而逝時天啓元年辛酉二月二日也初弟
子不意公遽化未理龕室乃置坐於几上且
恐形變急積薪茶毘值天大雪不能動轉如
是者七日遠近緇白聞而破雪奔弔見公顏
色如生喜容可掬唇紅不改手軟如綿咸曰
此生人也安忍化固止之乃借佛龕收斂供
於所整之丈室雪乃止弟子相謂曰此豈末
後事耶於是亦不敢火經夏秋炎熱形氣不

矣

矣

變意欲奉三年乃墓明年壬戌三月弟子太
守走匡山具白其事且請爲銘予聞而嘆曰
吾沙門之行貴真修實証不在街名聞立門
庭爲得也以公之高明多藝博識廣聞一入
法門即盡情屏絕精心爲道如愚若訥居常
一念密密綿綿見人不發一語問者唯唯一
笑而已至若處同袍忘人我脫畧形骸無不
愛而敬之豈非威儀攝生正容悟物無言而
說法者耶嗚呼若公之於生死神往形留化
具腐爲神奇豈非戒定熏修精心融貫而然
耶即佛祖之金剛不壞常住不朽亦由斯而
致否則不崇朝若豚子之食於死母也予於
是有感焉乃爲之銘曰
三界萬法爲心所造壞與不壞摠在一窠螢
火蚌珠其光雖小亦是精妙圓明之實何況

佛性寶覺明心在我固有豈不甚深戒定所
熏金剛種子故舍利羅其叢如蟻既有幻形
寧免幻病果縛現存業由前定如公形骸又
而不臭想是其中心光無垢從此精鍊生生
不退決定至於金剛之地或焚或存無可不
可且待三年再來報我我作此銘非爲公立
普告諸人大家努力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八

音釋

杉音 鱗音 構遵 爲切
杉音 鱗音 構遵 爲切
醉平 聲